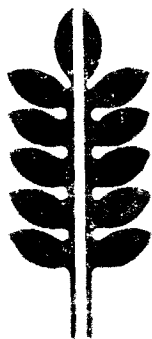


管桦作品选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芳芳

插图：沈尧伊

责任编辑：韩淑锦

管桦作品选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230 1/32 10印张 6插图 196千字

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定价1.20元

目 次

一

上学.....	3
滦河上鹰的传说.....	26
小英雄雨来.....	30

二

讲一段列宁的故事.....	151
多么坚强的人啊.....	184

三

夏天旅行之歌.....	189
一、森林欢迎我们.....	189
二、篝火烧起来了.....	190
三、我们的田野.....	192
四、准备着.....	193

五、美丽的祖国.....	194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196
在果园里.....	197
乡村的晚上.....	199
布谷鸟.....	203
绿色的祖国.....	205
快乐的童年.....	206
美丽的村庄.....	208
苹果树.....	210
故乡.....	211
向日葵.....	213
春天.....	214
少先队员植树造林歌.....	216
滑冰歌.....	218
春姑娘, 快来吧.....	220
跳板.....	222
黄莺.....	223
过了个多么好的星期天.....	225
早操歌.....	227
值日生歌.....	229
快乐的节日.....	231
扬帆出海之前.....	233

四

还乡河的传说.....	237
勇士.....	248
纺织娘.....	251
燕子.....	254
宝贝.....	259
竹笛.....	262
熊的故事.....	281
狐狸.....	283
老虎和黑熊打仗.....	286
百灵鸟、乌鸦和风姑娘	291
《小英雄雨来》的命运(代后记).....	306



上 学

一

将军河边龙虎村的小铁头已经八岁了。

象铁头一般大的孩子，家里稍微富余点的，都上学了。铁头的爸爸和妈妈都已经去世，姐姐好不容易拉扯着铁头苦熬岁月，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哪有钱供铁头上学念书？可是铁头却慌慌着非要上学不可。吵得姐姐心烦，掴了他一巴掌。铁头便仍旧背筐去拾柴，或是挎着篮子，跟姐姐下地挖野菜。

一天，铁头跟姐姐下地，路过学堂门口，听里头齐声念书的声音，忽然伸出两条细瘦的胳膊，抱住姐姐的腰，脸蛋儿贴在姐姐的衣襟上，眼睛眨巴眨巴地，半晌不说一句话。

姐姐见孩子这光景，愁得直仰脖子长出气。手抚摸着铁头的脑袋，安慰他说：

“姐姐知道别人家的孩子上学堂念书，你看着心眼儿里热。咱家那黑爆花草鸡不是下蛋了吗？等攒下一百个鸡蛋，卖了钱，送你上学！”

从这以后，铁头每天都爬到柜上，从后窗台把盛鸡蛋的纸盒子小心

翼翼地抱下来，瞪着眼睛，翻来复去地数几遍。每天逮一大串蚂蚱来喂那只黑爆花草鸡。晚上赶到姐姐前头去堵鸡窝。怕黄鼠狼拉鸡，还经心巴意儿地在窝门上顶起四五块砖。还怕不牢靠，又连呼哧带喘地搬块大石头压在砖上。天亮，睁开眼睛就跳下炕，精光着身子，一溜烟儿地跑去打开鸡窝门。掏出那只母鸡，一手抓紧翅膀，一手捏摸那母鸡的屁股门儿。摸摸有蛋没有？要是没蛋，他便咕嘟起嘴巴，哭丧着脸，一天别想见笑模样。一摸有蛋！欢喜得把母鸡紧紧抱在胸前，脸蛋擦弄着翎毛，咧开嘴巴，嘻嘻地笑出声来。

一天半夜，铁头在梦里还咯儿咯儿直笑。姐姐用胳膊肘子推推他说：

“铁头，铁头，你笑什么哪？”

铁头睁开眼睛，一时还没有清醒，把一只胳膊搂着姐姐的脖颈，伸过嘴去，附在姐姐的耳朵上，好象透露一件机密大事似的，悄声说：

“我数过鸡蛋，够一百个了。明天可以卖钱上学念书啦！”

姐姐掉过身来，拍着铁头的屁股说：

“这孩子，想上学念书快想魔障了。晚上你不是刚数过吗？不算鸡爪子踩碎的那个，整四十九个。”

说着，忽然感到有泪水流在脸上。姐姐知道铁头哭了。忙搂在怀里，把心掏出来安慰他说：

“等着吧！攒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卖钱送你上学！”

二

终于攒够一百个鸡蛋了。

这天清早，铁头忙活着在篮子里垫了一大把麦花秸，把纸盒里的鸡蛋倒腾到篮子里。准备吃过早饭跟姐姐挎到市上去卖。

铁头心急火燎，忽噜忽噜喝碗菜粥，撂下筷子，跳到地上，挎起沉甸甸的篮子，跺脚连声催着姐姐走。

忽然，听村里维持会那面大铜锣当当当，阴一声阳一声地响了过来。伪乡长兼维持会长台荣侯的大管家二阎王高海臣，狼哭鬼叫一般，在街上吼喊着：

“日本皇军有令……又交粮纳款啦……”

姐姐正在堂屋刷锅洗碗，听这一声吼喊，好象头上灌下一盆冷水，打个冷战，变了脸色，慌慌急急奔到屋里，叫道：

“还傻愣着。没听二阎王喊，维持会要粮来了？快把鸡蛋藏起来呀！”

“要是二阎王翻柜呢？”

姐姐一听有理，忙把鸡蛋篮子拿出来，放进门后的缸里。想了想，这里也不把牢，这原是装粮食的缸，二阎王不能不翻。于是，又急忙从缸里拿出来。一面叫铁头去关排子门，一面提着这篮子鸡蛋跑到东院，藏到邻居古大鹏爷爷破被垛后面了。

姐姐刚回到堂屋，就见二阎王高海臣手提着铜锣，挺胸鼓肚，摇晃着肩膀，骂骂咧咧走进院来。这家伙一身黑缎子团花马褂，黑礼服呢低口鞋，裤脚上扎着绸子带儿。歪戴着深灰色呢子礼帽，满是横丝肉的脸上，带着怒气。背后跟着个背枪的保卫团丁。

“小兔崽子，维持会要粮派款，你关排子。你有能耐修一座碉堡，他妈的挡得住海大爷！”一路骂着跨进堂屋。手指着姐姐说：“你不把粮食背到门口，还打发孩子关排子门儿，想抗粮不交吗？”

姐姐苦笑说：

“连吃的都没有，哪有粮交维持会！”

说着把吃剩下的一碗菜粥端给二阎王看。高海臣鼻子里哧哧冷笑两声，两眼一瞪：

“别他妈向我海大爷装蒜啦！没粮食你大白天打发孩子关排子门干什么？”

这时候，跟进来的铁头扯直嗓子嚷着：

“我关排子门儿是怕母鸡跑出去，你管得着吗？”

二阎王高海臣横了铁头一眼，刚要发作，可是他眼珠子骨辘辘一转，命令团丁：

“没有粮食，把母鸡给我抓走！”

铁头一听要抓他那只黑爆花草鸡，便飞跑到院里去护着。可是他挡不住团丁。眼看母鸡被团丁追赶得扑楞着翅膀，嘎嘎叫着，满院乱跑。铁头心里说：这可是糟糕，要是被他逮走，没鸡下蛋，能上几天学呢？

母鸡终于被团丁赶到墙角里。不好！要逮住了。铁头急忙跑过去，叫道：

“来，我给你逮吧！这母鸡认生，生人逮不着它！”

团丁已经累得满头大汗，耸着肩膀呼哧呼哧乱喘。见铁头过来帮他，便直起腰来说：

“好吧，逮住这只鸡，你刚才关排子抗粮罪，就算一笔勾销了！”

铁头把鸡逮住了。团丁伸出两手去接。可是铁头往高处一扔，那母鸡就扑楞着翅膀飞到隔壁去了。团丁气得直骂：

“混账！给我找回来！”

铁头眼望着那团丁，只是咧着嘴巴嘻嘻地笑。

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忽然看见二阎王高海臣手提着那篮子鸡蛋出来了。姐姐在背后追赶着：

“你给我放下！好不容易攒了一百个鸡蛋，打算卖了钱送孩子上学念书的，维持会成老抢儿啦！”

嘴里喊叫着奔过去，伸手想夺回那篮子鸡蛋。二阎王高海臣眼眉竖起，叫声“去你的吧！”用胳膊肘子猛一推，把姐姐推倒地上。

铁头一看二阎王拿走那篮子鸡蛋，还把姐姐推倒地上，急了眼。嘴里嚷着：

“我的鸡蛋！我的鸡蛋！”

向二阎王冲过去。可是那保卫团丁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叫声：“别动！”铁头叫骂着扭动着身子，抡胳膊想挣脱开团丁的手，却不能够。眼睁睁看着那一百个鸡蛋被二阎王抢走了。铁头气得低头一口咬住了团丁的手腕子。疼得团丁龇牙咧嘴杀猪一般叫：

“窝呀！窝呀！松口！我开枪啦！”

在铁头的头上猛击了一拳。铁头两眼发黑，打个趔趄，差点栽倒。姐姐过来把铁头搂在怀里。团丁趁这时候，一溜烟儿跑了。

三

二阎王高海臣，一边带着保卫团丁沿街起粮，一边拉着长声儿，用讥讽嘲笑的口气说：

“夏俊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要送他家的兄弟上学念书啦！也不睁开眼睛瞧瞧，她家的坟头上有那棵蒿子吗？”

过了两天，古大鹏从山里打猎回来。听俊梅念叨这事，怒气冲冲地鼻子里喷着气，风飘着胸前那把大胡子，到市上卖了两张狼皮，到学堂给铁头交了书钱，回家向夏俊梅说：

“叫铁头上学！”

把剩余的钱往炕上一撂，又进山打猎去了。

姐姐给铁头洗过手脸，把那身露肉的裤子和露肉的褂子补了又补。穿在身上理了又理。一面嘱咐说：

“听老师的话，用功念书。没看见？穷人上学多不容易呀！家里苦熬岁月，古爷爷刚打猎回来，连口气都没喘，又进山去了。老人家起早贪黑，卧冰卧雪，那两张狼皮来的容易吗？”

姐姐说一句，铁头应一声。走到门口，回头笑咪咪地望了姐姐一眼，这才兴兴头头往学堂跑去。

刚进学堂大门口，听背后小朋友们招呼他：

“铁头，铁头，上哪儿去呀？”

铁头一边往里走，回头龇牙笑着，眉飞色舞地回答说：

“上学来啦！”

只顾向后面的小朋友们说话，没留神前头，冷不防撞在一个人身上。转脸一看，却是台荣侯的小儿子台狗叉开两腿挡住去路。铁头上学心急，想从台狗儿身边过去。台狗儿却横跨一步，又叉开两腿站在铁头面前了。铁头还想从他身边绕过去。可是刚走两步，台狗儿又跑到前头挡住他。铁头直瞪两眼，气得呼哧呼哧半晌说不出话。台狗儿摆出挑战的姿势，也把眼睛瞪着铁头。两个人的目光就这么射过来，射过去。突然，铁头吼了一声：

“你要干什么？”

台狗儿在铁头的胸脯子上推了一把，歪着脖子叫道：

“滚一边去！我爸爸说了，不准臭要饭的花子登学堂的大门口！”

小铁头并不退让。把手左右叉在腰间，挺直胸脯，往前跨了一步。瞪着眼问：

“这学堂是你家开的吗？”

台狗儿一时回答不出，只是乱眨着马猴儿似的烂糊眼。突然，往铁头的胸脯子上打了一拳，扭头就跑，可是没跑了。小铁头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领子，下头一伸腿儿，上头往前一搯，台狗儿便“扑通”一声趴倒地上。围着看热闹的孩子止不住笑了起来。

台狗儿在一片笑声中站起身，也顾不得擦一下鼻子脸上的灰土，便横眉立眼地跨到铁头面前，直着脖子喊叫：

“你打人！仗着你爷爷的师兄古大鹏当过义和团的匪头儿是不是？”

小铁头仍旧两手叉腰，挺直胸脯，叫道：

“你爸爸台荣侯是管洋鬼子叫爸爸的二毛子！”

两个人互相对骂以后，便眼睛对着眼睛，鼻子对着鼻子，山羊顶架的姿势，在原地转圈儿。周围看热闹的小学生们拍着响巴掌儿呐喊助威。有向着铁头的，有向着台狗儿的。

台狗儿也照铁头的战术，猛然一伸腿儿，使了个脚绊子。可是铁头没倒，他自己又“扑通”一声跌了个屁股墩儿。人群一阵哄笑，有些人拍手叫好：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台狗儿两次吃败仗，脸上挂不住了。顺手从地上抄起一块瓦片儿，噼地一声，直向铁头的头上飞去。铁头一歪脑袋，瓦片不偏不歪，正打

在一个女孩子的头上。

小女孩抹了一下脑门儿，瞧瞧手，满是鲜血，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立刻便有大几岁的学生飞跑着报告老师去了。

老师柴云升是才到龙虎村不久的乡村师范毕业生。白净脸膛，头上蓄着浓厚粗硬的头发，一身半旧蓝布长衫。听了学生的报告，慌慌走来。一面给受伤的女学生包扎伤口，一面问清事情的经过。把台狗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刚转身要走，台狗儿就扑过去抓住铁头的脖领子。柴老师忙回身把他撕掳开，可是，台狗儿还是叫骂着扑上来。气得老师推了他一把，拉着铁头往院里走。台狗儿哭叫着往家里跑去。

柴老师刚摇过上课铃。学生们正排队往课堂里走着的时候，就见一个人，一迭连声地骂着走进院来：

“啥鸟都在我们侯爷的脑袋上垒窝！狗胆包天的混账小子，偏拉一把，打了我们侯爷的小少爷？侯爷赏碗饭吃，响头都磕不过来，什么硬仗着腰子的混账东西，太岁头上动起土来了！”

铁头扯动着柴老师的袄袖子，低声说：

“这是我们村里的二阎王，可霸道啦。瞧他要打你。”

柴老师说：“不怕。”叫铁头到课堂里去。可是二阎王高海臣已经看见铁头了。用手一指，骂道：

“穷骨头，没钱交维持会粮食款，有钱来上学！你们老夏家坟头上有那棵蒿子吗？给我滚！侯爷有令，不准臭要饭的花子登学堂门口！”

铁头抢前一步，嚷道：

“这学堂是你们家的吗？有能耐把学堂搬你们台家大院去！”

二阎王奔过去，伸手就要打。柴老师忙把铁头拉到身后，同时，眼睛威严地直盯着高海臣说：

“你要干什么？”

高海臣翻动着眼皮子，在这年轻老师的身上溜了一眼，丧声歪气地反问说：

“你说要干什么？海大爷要打人！他妈的，偏拉一把？”

铁头忍不住从老师背后闪出来，叫道：

“怎么偏拉一把？是你家台狗儿动手打坏了人的！”

柴老师伸出一只胳膊，拦挡着铁头，同时质问高海臣：

“嘴里不干不净的，你骂谁？”

“你说我骂谁，我就是骂谁！”二阎王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股恶狠狠的杀气。仿佛这世界上所有的穷人都是他的死对头，“你帮着臭要饭的小花儿打了我们侯爷的小少爷，是不是？”

柴老师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圆睁两眼，叫道：

“这是学校！老师有管教学生的责任。我不知道什么猴儿爷，少爷。你是什么人？什么东西？你你你敢扰乱学堂，辱骂教师！”

柴老师用气得哆嗦的手指头，指着门口，向二阎王大叫：

“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滚！”

“喝——”二阎王拉着长声儿，捋胳膊挽袖子，溜瞅着眼儿，鼻子里冷笑两声，说：“看把你乖的！”又开巴掌，劈脖子盖脸打过去。

柴老师一抬手，抓住他的胳膊腕子，趁势猛力往后一推，二阎王踉踉跄跄后退几步，差点摔个仰八叉。这家伙向来一跺脚龙虎村四角乱颤，还没有人敢对他这么不客气。破着嗓子叫骂，重新猛冲过去。不提防，铁头从地上捧起一把沙土，直扬到他的脸上。二阎王瞪大的眼睛和张嘴骂人的嘴巴里，全是沙土了。这下子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只好一边揉着眼睛，跌跌撞撞往外跑。一路上吐着嘴里的沙土，半晌才骂出

声来：

“等着海大爷的，他妈的翻天了！”

当天，柴云升就被革去教师职务。而且立逼着马上离开龙虎村。二阎王还向全村传下台荣侯的命令：不准任何人拉牲口套车送老师。柴老师只好自己背着行李卷儿，离开龙虎村。

出村不远，忽听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却是小铁头。虽然已经是秋后的天气，还穿着破旧的单褂子，敞露着窄瘦的胸脯，补丁擦补丁的裤子。可怜巴巴地眼望着柴老师。突然扑过去，紧抱住柴老师的腰，那一双直望着柴老师的眼睛里滚出了大颗的泪珠，顺着小脸蛋往下流。呜咽着说：

“老师，我还能不能上学啊？”

柴老师把手抚摸着铁头的脑袋，回答说：

“等八路军过来，穷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念书了。”

小铁头泪眼模糊地站在荒野上，望着柴老师背着行李卷儿，在那烟云飘飞，一片草木着霜的田野上走着，渐渐地远了。不知什么地方，大炮轰隆隆地响。铁头心里说：

“八路军什么时候才能到龙虎村来呢？”

四

将军河的秋天，在潮湿的浓雾和隆隆的炮声中过去了。每天夜里，村庄的屋顶、墙头、篱笆，村外黄叶落尽的丛林，绿色的麦田，落下一层薄雪似的严霜。早晚，地平线的后面，有很多大片红霞，直升到天空，火光一般照亮将军河两岸。孩子们拍手唱着一首童谣：